

熊公哲著

王安石政略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熊公哲著

王安石政略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蔣序

讀史而論列前人之政術、孰是孰非、孰得孰失、簡策具在、大都釐然可見矣、惟王安石之新法、則自熙寧迄今、歷八百六十餘年、尙未有定評、果新法之不可行邪、抑新法之利弊、非盡人所能知邪、論者不免有此懷疑、殆未就新法之內容一一加以研究耳、

新法施行之初、卽爲盈廷所排斥、其排斥最力者、厥爲元祐諸君子、當時抨擊新法、詬責安石之言、尤爲天下後世所深信、安石之終致失敗也固宜、顧諸君子亦間有袒助新法、謂爲不可盡廢者、新法之是非得失、正未可以一時之毀譽、遽卽加以斷定也、况新法亦嘗見效於當日、卽後世所謂大政治家、其裕財治兵之計畫、類多不出新法之範圍、必謂新法不可行、其爲一偏之見、固不待辨、

自海通以後、西學東漸、變法維新之說、日騰播於士大夫之口、安石之新法、亦遂爲時論所推重、較之前此之稱譽安石、如陸象山顏習齋輩、殆又過之、惟是安石銳意欲行之新法、所爲權制兼併、均濟貧乏者、果與現代之社會政策相脗合乎、其他

理財足兵恤農興學諸端、以視泰西諸國之新政、信能小異而大同乎、此又不可不詳爲剖析、以資研討者也、

是書爲前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會主任熊君翰叔所撰述、熊君對於安石新政、夙具心得、其爲茲編、博稽載籍、發其精蘊、持論既極明通、考據亦復詳確、於新法之是非得失、多所闡明、尤能不涉偏苛、中如辨證差役之非役、乃古代鄉長里正之屬、實能匡正梁任公以來諸家之謬、世有講求安石新法、將欲得有定評者、其就茲編一探索之、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應城蔣作賓序

劉序

介甫新政、大抵憤於有宋之積弱不振、銳意富強、其論理財、深致痛於兼併之豪右、以謂『有財而莫理、則閭巷阡陌之人、皆得擅萬物之利、以與人主爭黔首、而放其無窮之欲、雖欲食蔬衣敝、以幸天下之給足、而安吾政、猶不可得』其說與近世西人所謂「社會主義」及先總理「企業國營」之主張、實有同契、而其厲行保甲、欲使舉國知兵、用心尤爲深至、

介甫生當北宋中葉、天下方晏然無事、而介甫汲汲乃若不可終日、治亂興衰、其來有漸、而豈一朝一夕之故乎、惟夫先識之士、爲能見之於未兆、爲之於未然、而昧昧者、晏處燎堂、或反以爲多事、而其人遂咻於羣言、嗒然不得竟其志、以困、以去、以老、以死、及乎勢危事迫、然後急起而謀、所以補苴支撐、而固已不及矣、嗚呼、此介甫之志事、所以至爲孤苦、而吾人今日讀其書、不能不爲之惻惻而悲也、

是書爲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會熊君翰叔所主編、翰叔自少好讀介甫之書、欣慕其文詞、久之遂通知其政術、嘗謂介甫理財之道、實有得於管子「輕

王安石政略 劉序

四

重斂散之權、當操之自上、之意、至其爲書體例、具見發凡、茲不復贅云、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吉安劉峙序

自序

當熙寧初、韓魏公抗疏論青苗條例司駁之、乃首揭農民困敝之狀、申釋立法之意、以謂近自京畿、陂防溝洫、多所不治、都城側近綿地千里、廢棄汙萊、一方水旱、則餓死者相枕藉、至于差役之困、則士大夫所共見、不待論說而知、其言如此、然則荆公新政、其要固無出于爲天下理財、抑豈端端富國、而他非所恤者哉、夫農固我立國本業、自古言治、殆未有不勤心於農事者、宋興二百年間、懲于五代之亂、務在息兵、與民相休于無事、一切因循舊法、而未嘗大有創制、以立一代之規模、其于農民、但有徭役之加、而無補益之政、太宗時陳靖溫仲舒蓋嘗極論之、由來舊矣、嗚呼、吾讀荆公答曾公立書、究觀其立法之意、未嘗不歎以彼其傑、款款之忱、莫諒於人、以致困于無助、又激于一念急切之情、事多失序、恤農之政、竟流煩苛、爲可惜也、其言曰、孟子所言利者、利吾國、利吾身耳、至於狗彘食人食、則檢之、野有餓殍、則發之、是乃所謂政事、政事所以理財、理財乃所謂義也、以此而言、則青苗也、市易也、諸凡理財之政、固皆所以摧抑兼并、濟貧乏也、雖然、其所以必出于此、乃至舉世非之而漠

不爲動者、或亦猶夫孟子、其心蓋有不能已于餓李狗彘之食、而必發之檢之、未可猥同培克之事、而並薄之歟、我國古代所謂士大夫之族、類皆以寬優爲有德、舒輒爲老成、掄修袂而養姁步、一聞矯邁之行、奮厲敢爲之士、則羣起而議其後、不曰躁妄、則曰喜事、雖有良法美意、蒙世詬病、以挫以斥、以老以終、莫得稍達其志以死、斯則荆公之不幸、抑非獨荆公之不幸也已、悲夫、悲夫、是書蓋去年冬日匆匆急就、豫省府曾一爲梓印、蓋以備公務員一時之需、今春內政部招各省縣長公安局長聚之都城、講習縣市行政、郵資商請重印、因取而略加增訂、隨又稍有附益、然譬之築室、高者其亭、窪者其榭、雖有不度、而始規莫可得而盡易矣、

二十五年十一月上澣翰叔熊公哲自序

凡例

一 本書編訂、略仿文心雕龍及史通體例、對於介甫新政、重在闡明其精神、只有篇卷、而無章節、其「利病」「得失」之所在、識解所及、不敢苟徇俗論、亦不敢過爲阿好之語、

一 介甫生于保守時代、銳意富強、以新法負謗于天下、近世有識之士、始稍稍董理其術、其著者、如六大政治家中之王荊公、爲新會梁任公主撰、六大政治家公與麥孟華諸君所編、一管子、二商君、三諸葛、四李德裕、介甫居五、尚有張居正一家未成、最近柯昌頤敦伯又有

評傳之作、皆力爲介甫申雪、惟任公之書、成于有清末造、其意實重在變法、柯氏因係評傳、故凡介甫一生「事業」「及」「仕宦」「家庭」「學問」「文章」下至「字說」無不備具、本書只限于新政一部、故與諸書互有詳略、而旨趣亦稍異、

一 自來按論介甫政術、其毀之者、不問事實、一概抹殺、固未免失之誣、而爲介甫申雪者、又或激爲偏至之詞、是以一切非議材料、往往不加徵引、只取其一二

不關緊要者、以供詰辯、古人云、『是我而當者、吾友也、非我而當者、吾師也、』介甫君子人也、其于非難之詞、果其得當、決非所惡聞、吾人更何能忽視、論事要求平允耳、固未可雜以意見之私、

一
介甫新政、其要尤在理財、所謂「青苗」「市易」卽其理財之大政、固也、顧介甫理財一道、恐未可如此片段以求之、彼固有其大主腦在、我國古代如秦始皇寵封君、築懷清台、此主于扶殖富民、而冀其自由展進者也、管仲操穀幣金衡、以制天下、此主于摧抑蓄賈、而使財無偏聚者也、是二者、皆各有其精意、介甫新政、雖推本周官、要與管子爲近、蓋目覩宋之理財無法、富商大賈、皆得邀利于時、而農民重困、是故秉國之初、首請建置制三司條例司、謀所以權制兼并、均濟貧乏、因以收回下漏之利權、學者試取其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、所謂『有財而莫理、則阡陌閭巷之賤人、皆能擅萬物之利、以與人主爭黔首』云云而一究之、其意昭然可見矣、此介甫理財之大主腦、諸家對之、未免稍存忽略、故梁氏並謂「市易」爲介甫最不可行之一法、實則就權制兼并收回

利權而論、市易一法、固視青苗爲尤要、若廢去市易、則介甫所謂理財之一道、皆空言矣、本書欲略爲介甫闡明其精神、所重尤在于此、南宋如葉水心所皆主扶殖富民、則南渡以後、商農交病、與北宋又不侔矣、

一 本書組織、大抵根據介甫條例司議、及上神宗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兩文、將其新政分爲五目、一曰、權制兼并、均濟貧乏之政策、一曰、厲行民兵之政策、一曰、救恤農民之政策、一曰、興建學校、及釐革舉貢之政策、外加邊備政策一目爲五、蓋條例司議所謂「權制兼并」「均濟貧乏」本介甫理財之主旨、而百年無事劄子指切時弊、厥後秉國所爲、亦均不出此劄子之所云、如救恤農民政策、卽本于劄子中「農民壞于繇役、而未嘗特見救恤、又不爲之設官、以修其水土之利」之文、故以「募役」及「農田」「水利」諸法屬之、餘倣此、區區之意、務在還其本面、至其法有與近世經濟學相發者、則隨文詮解、亦不敢牽強附會、致失其真、

一 本書對於有關介甫新政之材料、頗費蒐求、惟重在闡明介甫精神、故只能介

紹以出、或摘其一二要語于文中、其全文如不能竟略、則納之夾注中、且不但對於其他材料如此、卽對於介甫政術、文中亦只能舉其大綱、其施爲條目、如青苗實施辦法之類、有時亦不得不于注中見之、亦以梁氏及柯氏、對於此等敘述頗爲明晰、其書具在、學者可取參閱、本書無容再事著意也、

一
本書雖準備經月、而成書不過兼旬、故于介甫精神、或尙不至忽略、其有不能盡詳者、如論青苗、引及劉宴『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』一段議論、意盡卽止、至于近日農村合作、限制用途之法、以及官廳力量、對於此等是否能及、均不暇觀絮矣、

王安石政略目錄

卷首

序

凡例

導言上

導言中

導言下

卷一

權制兼并均濟貧乏之政策上——青苗

權制兼并均濟貧乏之政策下——市易——均輸

卷二

厲行民兵之政策上——保甲

厲行民兵之政策下——保馬

卷三

救恤農民之政策上——募役

救恤農民之政策中——農田水利

救恤農民之政策下——方田均稅

卷四

興建學校及釐革舉貢之政策上——學校

興建學校及釐革舉貢之政策下——選舉

卷五

邊備政策

卷六

賸語

附錄一

附錄二

附錄三

附錄四

後序

是書本去年冬日匆匆急就，凡七卷，爲篇十有四，論次訖，又撮取新法概要，作爲表解，以與柯氏荊公年譜，及集中有關文字若干首附焉。今春，內政部召各省縣長公安局長，聚之都城，講習縣市行政，賈資商請河南省政府重印，因取而略加增訂，然七卷十四篇者，未有所易也。大抵晦者顯之，枝者刪之，漏者補之，其大綱固自有不可強爲異同者。熙豐新政，爲利爲病，聚訟久矣，以一人之力，憑書冊，出胸臆，定茲疑讞于千載之後，其事固亦匪易，是而正之，又深所望于博聞之君子，勿因其已付剞劂而恕其疵類也已。二十五年夏初公哲記

王安石政略卷首

導言上

抱先識之智、處積弊之時、卓然欲有所施爲于天下、未有不傾駭天下之耳目、囂天下之口者也、如宋臨川王介甫卽其人也、至于今、且千年、其志事乃大白而不可誣、此固未可狃于紛紛之論、而相求于成敗之迹已、

介甫之精神及其偉大、
下以動天、
未失其持之、
太急

吾一不解夫我國所謂「道德」云者、一有翹然不安于帖帖之意、而便目之爲躁妄喜事、所謂「政治」云者、一有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之心、而思有所施爲、而便目之爲變古亂常、喜柔而惡剛、喜靜而惡動、積習成風、以至于今、而遂養成一種不痛不癢、奄奄欲絕之氣象、此誠可爲痛哭長太息者也、夫世界一大動力也、聲光熱電風雲雨露霜雪相與摩激鼓盪、而成地球、地球合天王海王諸行星、又繞日疾行、相與吸引而成世界、推之、凡所謂「天河星圈」所謂「世界海」者、亦莫不賴

此動力以相維于不敝、非然者、則天地其將滅絕、而世界亦將歸于烏有矣、甚矣哉、「動」之爲用何其大也、其在我國、所謂「生生之謂易」、卽此動也、所謂「天行健、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、亦動也、所謂「逝者如斯而未嘗往」、者、爲其變動而不居也、所謂「莊敬日強、安肆日偷」、者、動與不動之效也、顏回「見其進未見其止」、而孔子稱之者、爲能動以向上也、宰予晝寢、而孔子目之爲朽木爲糞牆者、其精神已怠息而不動也、嗚呼、此吾所以欲論介甫之新政而不得不首服其爲能導天下以動也、而諸賢方且曰、「智者所圖、貴于無迹、善用兵者、無赫赫之功」、又曰、「今所圖者、萬分未獲其一也、而迹之布于天下者、已若泥中之鬥獸」、蘇軾上神宗書、又司馬公與介甫書、亦譏其窮日夜、不得休息、使上自朝廷、下及田野、無一人得襲故而蹈常、皆病其好動也、原文見附錄、蓋天下習于怠安、而樂于無所事事也久矣、介甫與司馬君實書、亦謂士大夫多不以恤國事、同俗自媚于衆爲善、且諸議介甫者、亦嘗深考介甫之時矣乎、夫藝祖本起擁立、得國之後、懲于五代藩鎮之禍、惟懼驕兵悍將之不可控馭、于是抑遠天下健勁喜事之風、而以文儒謹畏爲天下倡、是以不過再傳、而天下雖不復如往時之騷然難治、而頽靡懈怠、不可振起、至于仁宗